

從說文入聲語根論析上古字調演變

江 舉 謙

我國上古語音研究，應該分從「聲」「韻」「調」三方面着手。「聲」和「韻」方面，自顧炎武段玉裁江有誥錢大昕以下，經過許多學者的綜合分析，已逐漸得到結論。尤其到了董同龢氏上古音韻表稿出，上古語音的擬測，又更邁前一步，雖然董先生根據中古語音演變爲二百零六韻的事實，追根溯源盡量使之「分」，因而上古語音顯得過於繁瑣⁽¹⁾，同時陰聲字除了歌部，韻尾都收 -b-d-g 或 -r，令人感到上古語音開音節出奇的貧乏外⁽²⁾，大致都已有合理的解釋。

上古語音研究，迄今未見有可觀成績的是「調」。「調」是漢語特質，在實用上和「聲」「韻」同樣重要，它不但有別義作用，更是詩文美的重要構成條件，所以它的受人注意是很早的⁽³⁾。可惜人們一直只注意調類現象跟詩文格律的關係，並不進一步分析它的內容，更談不上抽繹出它演變分化的規律⁽⁴⁾，連董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也把這一重要問題暫時擱置⁽⁵⁾。

語音一瞬即逝，了無痕跡。研究起來本就相當困難。在漢語方言調查成績微不足道，同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又十分幼稚的今天，上古語音的研究，主要只能依靠紙上材料。紙上材料最重要的是詩經韻語和諧聲字兩項。尤其是詩經韻語，在段玉裁以前幾乎是唯一的憑藉。但它的缺點是字數有限，不像諧聲字可以作全盤觀察⁽⁶⁾。尤其是「調」的研究，前人對詩經的叶韻說既漫無原則，又忽略字調與字義的關係。有的雖有原則却又不能嚴格遵守⁽⁷⁾。像江有誥的唐韻四聲正就是明顯的例子。所以依據詩經韻語以研究上古音「調」，猶有待將來進一步的努力。

上古語音的實際調值，以現有的智識，還未到可以討論的階段。不過「調」既是漢語的特質，那麼上古語音有調類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⁸⁾。叶韻說的取巧，明朝的焦竑已駁斥過了⁽⁹⁾，顧炎武的「四聲一貫」，自然也不合事實。只有王念孫江有誥諸人承陳第「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的觀念⁽¹⁰⁾，確認上古實有四聲，不過當時的四聲，跟後世並不相同，才是進步而正確的。我們研究上古音「調」也正是信守這一原則。

上古音「調」實際值，既還未到可以討論的階段，現在可以討論的只是它的調類。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古四聲說，以爲上古只有平上入而無去聲⁽¹¹⁾。去聲是魏晉以後才形成，所以他的詩經韻分十七部表便將去聲併入他調。他並以古韻第十五部爲例，入聲字後多轉爲去聲。即中古「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諸韻，上古多爲入聲字。王力漢語史稿補充段氏意見以爲上古字調可分舒促兩大類，下各再分爲長短兩種。舒而長的調就是平聲，舒而短的調就是上聲，促聲不論長短，一律稱爲入聲。長入到了中古變爲去聲，短入仍舊是入聲⁽¹²⁾。段氏曾舉漢魏韻文爲證⁽¹³⁾，王氏則根據語音原理擬訂上古促音韻母演化的實際⁽¹⁴⁾。兩氏的論見都極富啓示性，可惜的是他們都不曾將說文解字的諧聲現象作全盤觀察。

諧聲字偏旁對於研究上古韻部的重要，自段玉裁以下無不承認。段氏曾云：「考周秦有韻之文：某聲必在某部，至嘖而不可亂，故視其偏旁以何字爲聲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自音有轉變，同一聲而分散於各部各韻參差不齊，承學多疑之，要其始則同諧聲者必同部也」⁴⁵。在基本上這話是可信的，詩經韻語中有些不合這事實⁴⁶，那是因爲諧聲字的出現比詩經時代早得多，語音已發生了變化的緣故。韻部如此，調類也應該如此。如果能將說文中諧聲字作全盤觀察，相信一定可以幫助我們對上古調類作進一步的了解。不過這工作不是短時間能做到。

由於入聲調類變化最大⁴⁷，本文試先從入聲語根着手，將說文中諧聲孳乳字作全盤分析。

可惜東漢時，人們還不能應用反切以分析語音，許慎說文中表現當時音讀的擬音又少得無足輕重⁴⁸，現在許書的音切是後人加上去的，大致是表現隋唐語音，顯然和諧聲時代的音系不同。不過也因爲如此，正可以觀察入聲語根諧聲字語音變化的趨勢。尤其可以看出入聲與去聲之間，是否真如段玉裁王力所云有特殊的淵源。

問題是不論徐鉉徐鍇或段注本的說文音切，雖然都是本之切韻一系的韻書，却和切韻直接相承的廣韻不完全相同⁴⁹。尤其是又音太少⁵⁰，補救的辦法只有將廣韻不同調類或又音盡量採入。

諧聲孳乳字跟語根的調類，理論上應該是一致。如「百」之於「佰」「洎」「拓」；「鹿」之於「麓」「麓」「麗」「漉」。這些在調類上沒有變化者可以確認上古卽自如此，問題十分單純。可是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其變化的紛歧大致可綜爲，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

- | | | |
|-------------|------------|------------|
| (1)兼有去調者 | (2)兼有上調者 | (3)兼有平調者 |
| (4)兼有上去兩調者 | (5)兼有平去兩調者 | (6)兼有平上兩調者 |
| (7)兼有平上去三調者 | | |

此外又有諧聲孳乳字全爲去調者，爲數雖不多，在上古入聲調類的演變上却有重要的啓示作用，以下卽按唇舌齒牙喉的順序，將說文解字中入聲語根跟諧聲孳乳字之調類關係，分類作全盤觀察，語根本身下止入聲一調者，視實際情形，取入聲語根對照諧聲孳乳字關係分別處理⁵¹。

第一類 諧聲孳乳字全同語根調類者

百 <small>博陌切</small> ：佰 <small>博陌切</small>	洎 <small>匹白切</small>						
韶 <small>彼力切</small> ：晝 <small>許極切</small>	爽 <small>詩亦切</small>						
夂 <small>分勿切</small> ：夂 <small>子結切</small>							
服 <small>房六切</small> ：服 <small>房六切</small>	箴 <small>房六切</small>	箴 <small>蒲北切</small>					
叟 <small>莫勃切</small> ：叟 <small>莫勃切</small>	頤 <small>烏沒切</small>						
蔑 <small>莫結切</small> ：蟻 <small>莫結切</small>	穢 <small>莫撥切</small>	穢 <small>莫撥切</small>	濼 <small>莫達切</small>	轆 <small>望發切</small>	叢 <small>蔑省聲，莫結切。</small>	鸞 <small>莫結切</small>	
木 <small>莫卜切</small> ：沐 <small>莫卜切</small>	霖 <small>莫卜切</small>						

𦉳莫卜切：穆莫卜切

昇(導)：得土盍切

易土盍切：𦉳土盍切 𦉳徒盍切 𦉳徒盍切

𦉳徒合切：雲霽省聲，文甲切。

沓徒合切：諧徒合切 𦉳徒合切 𦉳徒合切 𦉳他合切 𦉳他合切

𦉳徒合切：𦉳霽省聲，之涉切。 𦉳霽省聲，似入切。

𦉳尼輒切：𦉳尼輒切 𦉳之涉切 𦉳齒涉切。按此字廣韻失收 𦉳書涉切

竹陟玉切：筮張六切 筮冬毒切 籥籥居六切 籥居六切 築陟玉切 筑籥省聲，陟玉切。 籥籥省聲，居六切。

籥籥居六切 籥籥居六切

陟竹力切：𦉳之翼切

徹丑列切：𦉳丑列切。按此字廣韻失收。

𦉳丑略切：𦉳他各切。按此字廣韻失收。

畜丑六切又許六切。按廣韻又讀去聲許有，丑救二切。：蓄丑六切 𦉳丑六切 𦉳許六切

足即玉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子句切。：促七玉切 捉側角切 泥土角切

雀即昔切：𦉳昨結切 𦉳才葛切 𦉳長子結切 𦉳子列切

脊資音切：𦉳資音切

𦉳七入切：𦉳七入切 𦉳子葉切 𦉳姊入切 𦉳秦入切 𦉳阻力切 𦉳他叶切 𦉳伊入切 𦉳阻力切

妾七接切：𦉳七接切 𦉳子葉切 𦉳山洽切

悉息七切：𦉳私列切

析先激切：𦉳先擊切 𦉳先的切

索蘇各切：𦉳所責切

息相即切：𦉳相即切 𦉳相即切

夕祥易切：𦉳詞亦切

𦉳初力切：𦉳子力切

𦉳楚洽切：𦉳楚洽切 𦉳山洽切 𦉳丑轟切

𦉳土角切：𦉳則各切 𦉳擊省聲，在各切。

𦉳色立切：𦉳蘇合切

祝之六切。按廣韻又讀去聲職救切。：𦉳昌六切

尢食聿切：述術流流食聿切 誦思律切 忧丑律切 荒直律切 颯翻聿切 遼食聿切

設識列切：設識列切

十是執切：汁之入切

革古厥切：諱古厥切 鞞古翻切

夔九縛切：獲俱縛切 攫居縛切 趨丘縛切 獲王縛切 彊許縛切

角古岳切：桷古岳切 确(磬)胡角切 斛胡谷切

虢古伯切：滌古伯切

亭(享)古博切：椋古博切 郭古博切 鞞苦郭切

棘己力切：襟己力切 焚蒲北切

菊居六切：菊趨鞠 鱗居六切 鞠居六切 鞠巨六切

甲古狎切：呷呼甲切 狎胡甲切 柶烏甲切 窞烏狎切

亟紀力切又去聲去吏切：鞞紀力切 殛己力切 極渠力切

克苦得切：勉苦得切

窞起戟切：隙綺戟切 競許逆切 螭醫灼切

局渠錄切：搨居玉切

谷其虐切：飶其虐切 郤綺戟切 卻去約切 柳其逆切 腳居勺切 御其虐切

及巨立切：极其輒切 芟彼急 汲居立切 輶古沓切 吸許及切 痲呼合切 扱楚洽切

跟蘇合切 輶蘇合切 輶蘇合切 輶蘇合切

桀渠列切：傑渠列切

玉魚欲切：圉(曲)區玉切 瑱許玉切

曲區玉切：苗邱玉切

業魚怯切：鄴魚怯切

虐魚約切：瘡魚約切 謔慮約切

月魚厥切：朙魚厥切 朙魚厥切

獄魚欲切：鸞嶽(岳)五角切 哭獄省聲；苦屋切。 頤五角切

童於力切：童樞意(意)於力切 億於力切

鬱于勿切：鬱鬱省聲；迂弗切。

邑於沒切：裒於業切 悒於汲切 浥於及切

屋烏谷切：啑於角切 啑於角切 啑於角切 啑於角切 啑於角切

乞烏拔切。按此字或从鳥作乾，今隸因與甲乙之乙形近，遂譌混不別矣。：空烏點切

乾烏轄切 柁側八切。按此字廣韻失收。

霍呼郭切。按廣韻又讀上聲息微切。：藿虛郭切

籊竹角切

威許劣切：滅亡列切

黑呼北切：媯呼北切 默莫北切 緹莫北切 墨莫北切

畫胡麥切：劃呼麥切

雀胡沃切：鶴下各切 隹胡沃切 雀余六切 隹呼各切 權江岳切 淮口角切又公決切。按此字廣韻失收

推苦角切 帷五角切

暑篤輒切：燭按此字廣韻失收

聿余律切：律呂戌切 葷呂戌切

桌力質切：凜力質切 凜力質切 凜力質切

糸盧谷切：祿盧谷切 遂盧谷切 綵力玉切 趨力玉切 親力玉切 綠力玉切 錄力玉切 婁力六切 剝北角切

秝郎擊切：麻郎擊切 歷郎擊切 曆郎擊切 歷郎擊切 歷郎擊切 歷郎擊切

鬲郎擊切：蒿力的切 鬲郎擊切 隔古覈切 鬲諧革切 搗於革切 鬲下革切

鹿盧谷切：麓盧谷切 麓盧谷切 麓盧谷切

立力入切：鷓力入切 笠力入切 粒盧合切 粒盧合切 粒盧合切 卮盧荅切 颯蘇合切 泣去急切 翊弋入切 昱余六切

巛良涉切：巛良涉切 巛良涉切 巛良涉切 巛良涉切 巛良涉切 巛盧盍切

力林直切：勑盧則切 勑盧則切 勑盧則切 勑盧則切 勑盧則切 勑盧則切

日人質切：相人質切 相人質切 相尼質切 涅奴結切

入人汁切：龠尼輒切

按說文「糸」字，段玉裁注本以為从一八，八象氣之分散，入聲。大徐本無「入聲」二字，朱駿聲亦以為从一八會意，證以諧聲調類現象，大徐為是。

珣人質切：遷人質切

以上入聲語根共八十一，諧聲孳乳字三百一十左右，其調類至中古仍悉同語根，則在上古可以確認即自如此。江有誥唐韻四聲正據詩經以下一二韻例，遽斷上古另有他調，那是很危險的。

以下是說文音切諧聲孳乳字全同語根，而廣韻異或兼讀他調者：

業蒲沃切：僕蒲沃切 撲蒲角切 撲博木切 撲匹角切 撲薄木切

按廣韻撲字又讀平聲薄故切。訓撲剽縣名。

白旁陌切：帛旁陌切 碧兵尺切 迫博陌切 敢博陌切 柏博陌切 魄普白切 狛匹角切

第四類 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兼有平調者

苜模結切：— 莫

(平)：莫胡官切。按此字諧聲可疑，徐鉉以為象形；王筠、徐灝並從之。朱駿聲則以為从苜从兔足會意，說雖不足徵，然可知非諧聲也。

寬苦官切 寬呼官切。按廣韻讀去聲呼肝、火貫二切，無平聲。 曠胡官切

一莫狄切：— 冪 匱 汨說文汨匱二字並讀莫狄切，匱从宀省聲，汨从冥省聲，疑俱从日為聲或並从宀省聲。

(平)：冥莫經切。按說文以為从一聲，可疑。姚文田說文校議以為本从口聲，篆形譌耳，朱駿聲饒炯同。孔廣居則以為从一，从日从六會意，諸說雖不足徵，然从一聲之說，必不可信也。

未武竹切：— 叔 戚 宗 欸 嗽 嗽 淑 踈 嗽 齧 督 怒 薇

(平)：菜子寮切 鴛七由切

以上諧聲孳乳字讀平聲者，除「莫」字一系及冥字並可疑不足據外，僅「菜」「鴛」二字而已。入平關係在這裡不足重視。

第五類 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兼有上去兩調者

勿文弗切：— 芴物 効 吻忽 颺

(上)：吻武粉切

(去)：吻莫佩切。按廣韻又讀入聲莫撥切

出尺律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尺類切：— 頤 焮 拙 萬 齠 咄 窰 洫 跋黜緇 拙黜 屈 趨 詘 蝟 痲 聃 黠 鷗 崛 麓 堀 崛掘

(上)：聃五滑切。按廣韻又讀上聲吐狠切，注云：「說文五滑切」，知上聲一讀為末後出現也。

(去)：崇雖途切 𪔐之芮切 刷九勿切 𪔐祖外切 𪔐粗最切。按廣韻𪔐又讀入聲初力切，無去聲。 𪔐此芮切

蜀市玉切：— 趨 觸 屬 燭 觸 觸 獨 𪔐 躅 濁 躅 孀 廝 櫛

(上)：𪔐尺玉切。按廣韻又讀上聲徂感切

(去)：觸市玉切。按廣韻又讀去聲都豆切，上聲當口徒口兩切。 𪔐昌六切。按廣韻又讀去聲都豆切。 𪔐陟救切。按廣韻又讀入聲竹角之欲兩切。

告古沃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古都切。：— 牯 楷 噐 皓 焠 皓 皓 鵠

(上)：皓苦浩切。按廣韻又讀入聲古沃切。 皓胡老切。按廣韻皓又讀入聲古沓切。

(去)：皓古到切。按廣韻部又讀入聲古沃切 𪔐古孝切 靠苦到切 造七到切。按廣韻又讀上聲昨早切。 造初救切

白居玉切：— 寫 鷺 鷺 鷺 鷺 鷺

餽綴陟衛切。按廣韻並又讀入聲陟劣切。

束書玉切：— 媵 速諫 棟 鬻(餽) 蕞 楸

(平)：凍速侯切。按廣韻又讀入聲桑谷相玉二切。

(去)：款所角切。按廣韻又讀去聲蘇奏切所右切。 漱餹按廣韻。又並讀平聲速侯切。

夾古狎切：— 莢 峽 頰 鈇 鞅 挾 邈 峽 疾恣医 俠 狹 挾 灰 陝 陝 翊 厯

(平)：𦉳許兼切。按此字諧聲偏旁可疑。宋本說文从「夾」爲聲，則與諧聲之理合。「夾」「夾」易混，後人傳抄譌也。徐灝、桂馥、王筠皆有譌正，廣韻於「狹」「陝」兩字別出上聲虛檢、失冉兩切其混夾夾爲一，又從而可知也。

(去)：瘞於計切 瘞於厲切

谷古祿切：— 鶻 欲 裕 浴 銖 俗

(平)：欲余足切。按廣韻讀平聲羊朱切，不讀爲入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則兼讀平入兩聲。

(去)：裕羊備切

𦉳苦骨切 (平)：𦉳古回切。按此字音讀可疑，廣韻失收。

(去)：怪古壞切

益伊昔切：— 噎 齧 𦉳 𦉳 𦉳 溢

(平)：𦉳古亥切

(去)：𦉳於賜切 𦉳伊昔切。按廣韻又讀去聲神至切。 隘烏懈切

肉如六切：— 育(毓) 菁 涓 綰 鬻

(平)：充育省聲，昌終切。按此字諧聲可疑。戴侗六書故曰：「充，滿也。足也。从去从人，去始生子也，自始生以至成人，充滿充足意也。育省聲之說，疑非」。徐灝，林義光等並从戴說，茲姑存之。又說文段注本「𦉳」字作从言肉聲，大徐本作从言肉，無聲字。言肉爲𦉳，與𦉳肉爲𦉳意同。𦉳可爲樂器，言固爲樂器也。爾雅大瀡曰言，契文正象瀡形也。則𦉳𦉳皆爲會意字矣。證以諧聲一系之字之聲調關係，以从大徐爲是。

(去)：統他綠切

以上入聲語根八，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其讀平聲者九個。其中說文廣韻相同者五個，說文讀平聲廣韻又音入聲者二，說文讀入聲廣韻又音平聲者一。然而「鬻」「汎」「𦉳」「充」等字的音讀，顯然跟諧聲不類。至讀去聲者計三十二，其中說文與廣韻並同者十八，說文讀去聲廣韻又音入聲者六，說文讀入聲廣韻又音去聲者八。此外「漱」「餹」二字說文讀去聲，廣韻除去聲外又並讀平聲，當是例外。

第七類 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兼有平上兩調者

兀五忽切。按許書云讀若夏，則入聲乃後起讀音 — 扞 阢 軛(軛)

(平): **髡(髡)** 苦昆切。按說文大徐本「元」字从一从兀會意，徐鉉云：「俗本有聲字，妄加之也。就契文觀之元兀蓋本一字，故从兀之髡又从元，从元之軌。今又从兀也。而兀許書讀若復，可知在東漢不讀入聲。寬在廣韻勁韻，髡在魂韻，音亦接近。至「兀」之音讀與「元」異者，或由方音別作，故今从「元」為音之諧聲字，不再視作從五忽切之「兀」字孳乳也。

(上): **虺** 許偉切。按廣韻又讀平聲呼恢呼懷二切。又此字說文从蟲兀聲。徐鉉云：「兀非聲，未詳」。朱駿聲謂從長省从蟲，蟲亦聲。今疑此字傳寫誤倒，當云从兀，虫聲。虫固讀許偉切也。

合侯問切：

—— **裕洽 迨詒郃苟 拾 始 翁 欲 故 鵠 佻 閣 盒**
轄 轄 裕 洽 給 蒼 馨 轄 拾 鞞 鄒 歛 滄 踏
榕 滄

(平): **弁** 古南切，又上聲一儉切。按此字諧聲可疑，从大徐本說文作从井从合，朱駿聲云：「从井从合會意」。以古文从井日从宀證之，朱說近是。

(上): **頤** 胡感切。按廣韻又讀入聲古杏切，又按此字上聲音讀可疑。王筠云：「玉篇公答切，引公羊傳絕其頤口也，又引說文乎感切頤也，乃宋人重修直以今本公羊作絕其頤，遂以頤之音加於頤耳吾鄉呼魚腮曰頤腮，正作公答切」。如王說則此頤字當讀入聲，說文誤作頤讀。廣韻則混頤頤為一也

滄 揜 媼 衣檢切。按廣韻媼又讀平聲烏合切，入聲烏合切。

黥 烏感切

以上入聲語根二，而「兀」之音讀，東漢屬陽聲，說文入聲音切乃後起。故諧聲孳乳字之讀入聲者轉屬少數。「兀」「元」古本一字，从元為聲聲之字固非從入聲調類讀音諧聲孳乳也，即諧聲孳乳字「髡」，亦不能從五忽切「兀」觀音調之演變。虺字之諧音當是傳寫誤倒。是「兀」之諧聲孳乳字與平上調類關係，乃別有淵源。非由入聲演變。至於「弁」「頤」二字或由於誤會意為形聲，或混「頤」「頤」為一字，皆不足看出入聲語根與平上諸聲孳乳字關係。滄揜媼黥等字从弁為聲，更無論矣。

第八類 諧聲孳乳字除同語根外兼有平上去三調者

乏房法切：—— **馯 馯 屮**

(平): **馯** 方廉切。按廣韻又讀去聲方驗切 **屮** 孚凡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孚梵切。

(上): **馯** 方斂切 **馯** 方勇切

(去): **馯** 房法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孚梵切。 **馯** 方驗切 **馯** 浮梵切。按廣韻又讀入聲房法切。

翟徒歷切：—— **擢 擢 躍 躍 糴**

(平): **擢** 以灼切。按廣韻又讀平聲其俱切。

(上): **擢** 徒了切。按廣韻又有平去入三讀：平讀徒聊切，去讀徒用切，入讀直角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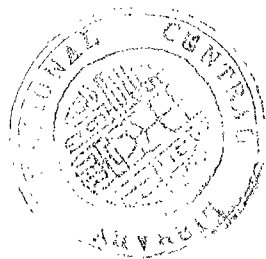
(去): **擢** 徒弔切 **擢** 他弔切。按廣韻又讀入聲都歷切。 **擢** 直角切。按廣韻又讀去聲直教切。 **擢** 弔笑切 **擢** 他弔切

毛陟格切按此字見切韻廣韻失收—— **宅(寔 庀) 託 託 頓 毫 侏**

(平): **宅** 宅加切。按廣韻又讀去聲當故切

(上): **宅** 拆下切。按廣韻又讀去聲當故陟駕二切。

(去): **宅** 陟駕切 **宅** 當故切



𠂔^{丑列切}：——省 𨔵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辭 辭 辭 辭 辭 辭 辭 辭 辭

(平)：𨔵^{職緣切。按廣韻讀去聲時劍切，不讀平聲。又此字許慎以為从𠂔亦聲，極可疑。徐灝以為象紡車之形，上下有物貫之，不从𠂔為聲。證以諧聲字，可信} 妻^{七稽切。按廣韻又讀去}

聲七計切，又此字說文據小篆以為从𠂔聲，可疑。古文从貴聲，金文揚鼎从齊，疑齊亦聲。契文諸形，亦不類从𠂔為聲，證以諧聲孳乳字，𠂔聲不確 專^{職緣切} 袁^{羽元切}

妻^{七稽切。按廣韻妻又讀上(去)聲千弟切，綫讀上聲千禮切。} 𨔵^{祖兮切。按廣韻又讀上聲千里切} 𨔵^{職緣切}

𨔵^{度官切。按廣韻搏又讀上聲持究切。} 𨔵^{常倫切} 𨔵^{羽元切} 𨔵^{渠營切}

(上)：𨔵^{丑善切。按此字說文以為从𠂔聲，可疑。林義光云：「𠂔非聲从𠂔前進之衆」。} 𨔵^{丑郢切。按廣韻又讀丑善切。與𨔵同。} 𨔵^{子感切。按廣韻又讀入聲疾疾切。}

𨔵^{旨沈切。按廣韻又讀平聲多官切。} 𨔵^{旨沈切。按廣韻又讀平聲職緣切。} 𨔵^{市沈切。按廣韻搏又讀平聲職緣切。}

𨔵^{持沈切。按廣韻又讀去聲丁戀切。} 𨔵^{雲阮切。按廣韻又讀去聲于願切。}

𨔵^{香沈切。按廣韻又讀平聲于泉切。} 𨔵^{胡吠切。按廣韻又讀去聲胡憤切。} 𨔵^{方辯切}

(去)：𨔵^{知戀切。按廣韻又讀上聲陟究切。} 𨔵^{直戀切。按廣韻又讀平聲直專切。} 𨔵^{古縣切} 𨔵^{胡憤切。按廣韻又各讀平}

卒^{臧沒切}：——粹 粹 粹 粹 粹

(平)：粹^{醉綏切。按廣韻讀入聲慈郵切，不收平聲。紐樹玉云：「醉綏疑是綏醉，傳寫誤」。}

(上)：粹^{遵誅切。按廣韻又讀去聲七醉切。}

(去)：粹^{子對切} 粹^{將遂切} 粹^{七外切。按廣韻又讀入聲子聿切。} 粹^{七薛切} 粹^{離遂切} 粹^{七內切}

粹^{七芮切} 粹^{秦醉切} 粹^{離遂切。按廣韻又讀入聲慈郵切。} 粹^{蘇對切}

糞^{組合切}：——糞

(平)：糞^{(焦)即消切。按苗夔以為从糞非聲。姑錄之。}

糞^{即消切。按廣韻糞又讀去聲子育切，糞又讀入聲即略切。} 糞^{昨焦切} 糞^{即由糞切}

(上)：糞^{子小切}

(去)：糞^{子育切} 糞^{才育切。按廣韻又並讀平聲即消切。} 糞^{子育切}

肅^{息逐切}：——肅

(平)：肅^{蘇彫切} 肅^{蘇彫切。按廣韻肅又讀入聲息逐切。} 肅^{所鳩切。按廣韻又讀去聲蘇弔切。} 肅^{子叔切。按廣韻又讀平聲蘇彫切。}

(上)：肅^{山巧切。按廣韻讀平聲蘇彫切，入聲息逐切，不讀上聲。}

(去)：肅^{蘇弔切} 肅^{息救切}

勺^{之若切又上灼切}：——灼 灼 灼 灼 灼 灼 灼 灼 灼

懇

(平): 杓甫遙切。按廣韻又讀入聲都歷，市若兩切。

(上): 杓杓都了切。按廣韻杓又讀入聲都歷切。 芍胡老切。按廣韻又讀入聲市若，七雀，張略，都歷四切。

(去): 鼠之若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北教切。 尅力弔切。按廣韻又讀平聲薄交切。 鈞多嘯切 約於略切。按廣韻又讀去聲於笑切。

豹北教切 獬豸豹省聲莫教切。 筲於角切。按廣韻又讀去聲於教切。

敷以灼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古弔切 — 饗檄 覈

(平): 檄檄古癸切。按廣韻並又讀去聲古弔切。

(上): 璪璪古了切 繫之若切。按廣韻又讀上聲古了切

(去): 噉噉古弔切 激吉歷切。按廣韻又讀去聲古弔切 竅牽弔切。按廣韻又讀入聲古歷切。 擊苦弔切。按入聲苦廣韻又讀擊切

欸噉省聲，古弔切。

以上入聲語根九，諧聲孳乳字計一百二十五。讀平聲者五十，讀上聲者二十五，讀去聲者五十。若「夷」「妻」二字及諧聲孳乳者不計，則讀平聲者僅二十一，讀上聲者僅十六，讀去聲者四十四。若說文音切與廣韻同讀者，平聲僅三字，上聲亦僅八字，去聲則有三十，其與入聲關係之深淺可以概略見矣。

第九類 諧聲孳乳字悉為去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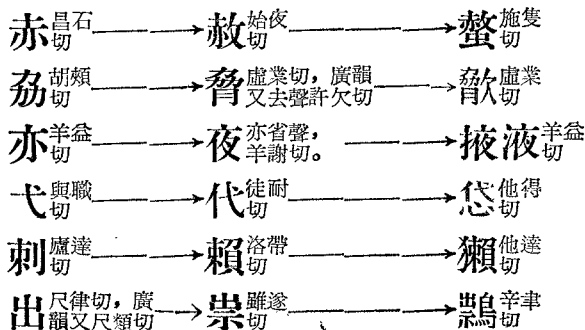
北博墨切: 背補妹切 朶兵媚切

霽匹各切: 霸普伯切。按此字說文訓「月始生霸然也」。今小作魄。本為入聲字，後假為王霸字廣韻讀必駕切去聲。

由敷勿切: 鼻必至切 筭必至切 竄于貴切

伏房六切: 絨(扶鞫)平祕切。按廣韻又並讀入聲房六切

以上字例雖為數無多，却極富啓示意義，因為諧聲孳乳字在理論上只應該全數跟語根相同，不可能全數變為另一調類，現在竟然全數變為去聲，則古代去入關係的密切就顯得十分不平凡了，而「扶」「扶」「鞫」三字廣韻保有入聲又讀，更可看出演變線索。此外還有一種最奇異的變化是：第一代諧聲字是去聲，第二代又恢復為入聲，而且也只有去聲才會這樣復元。這就不能解釋為偶然。例如：



- (註十三) 段氏舉例：如班固西都賦以厲窳穢蹙折噬殺爲韻，厲窳穢噬讀入聲。左思蜀都賦以達出室術駟悉恤爲韻，駟讀入聲。郭璞江賦以獻月聒翾豁礪爲韻，獻讀入聲，江淹擬謝法曹詩以泐別袂雪爲韻，泐袂讀入聲等等。
- (註十四) 見王力漢語史稿第十四節。
- (註十四) 見段氏六書音韻表古十七部諧聲表。
- (註十六) 例如「裘」從幽部「求」聲而詩經本音在「之」部。「輓」從元部「奐」聲，而詩經本音在「蒸」部等。
- (註十七) 依據王力所說上古的長促聲到了中古變入陰聲之去，短促聲到了近代又悉變爲陰聲，所以現在國語完全沒有入聲。
- (註十八) 說文中說若說如等直音僅八百四十字左右，不足全書字數的十分之一。
- (註十九) 詳見嚴粲著大徐本說文反切音系（國學季刊六卷一期）。就音調方面說例如「獮」「狍」「沸」「焯」「重」「醋」等，兩者便完全不同。
- (註二十) 廣韻又音極爲重要，即以調類言，如無又音去入的關係便不易顯出，例如以冫爲聲之「副」「福」「幅」「蓄」「復」「復」「復」「復」「覆」，廣韻的反切都是去入兩讀，正可以看出二者關係的密切。
- (註廿一) 有些語根除入聲外，另有他讀，如「質」「炙」各有去入兩調。其諧聲孳乳字「質」「躋」與「磳」情形則很單純，故「質」「炙」之去入兩調，不影響其爲一語根，但如「皂」字有平入兩調：一讀許良切，一讀皮及切，其諧聲孳乳字劃然分爲兩類，前者爲鄉卿響量等，後者爲鴿炮等，則皂字在上古當係兩字，因而只取入聲一調觀察其孳乳現象。

An Analysis of Tonal Changes of Archaic Chinese
Through the study of Occlusive Sound Markers
in *Shui-wen Chieh-tzu*

Chiang Chü-ch'ien

The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includes the study of initial consonants, rimes, and tones. Scholars have worked most on the study of rimes, while the study of tones is still a field uncultivated.

The occlusive tones were the most noticed among the *earlier, archaic* Chinese tones. Tuan Yü-ts'ai thought that some of the *later, ancient* Chinese going-tones were occlusiv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Wang Li has added that there were long vowel occlusive tones and short vowel occlusiv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and the former became going-tones in *ancient* Chinese.

The hypotheses of both Tuan Yü-ts'ai and Wang Li are enlightening to scholars, but neither of these two scholars made an overall observation of the tonal changes through *archaic* Chinese to *ancient* Chinese.

I have made an overall observation here by classify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tonal chang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occlusive sound markers as found in *Shou-wen Chieh-tzu*.

Referr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in Kuang-yün, I have concluded (by studying the fan-ts'ie spelling in *Shuo-wen Chieh-tzu*) that the occlusiv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rarely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either the even-tones or the rising-tones of *ancient* Chinese, but that they (*archaic* occlusive tone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ing-tones of the *ancient* period. The most noticeable phenomena are:

1. All second generation phonetic compounds containing first generation occlusive -tone sound markers have going-tones.
2. All such second generation compounds subsequently become compounds with occlusive tones again, as they are compounded in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refore I believe that the occlusiv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differed from those in *ancient* Chinese, and that the opinions of Tuan Yü-ts'ai and Wang Li are basically accurate.